



僑批僑匯 助我上清華

義。親人背井離鄉去南洋淘的“金”，是用血和汗換來的，因而對他們匯來的錢要知恩、感恩、珍惜、儉用，要經常寫信向他們表達思念、問候和感謝之情，這樣的“家書”才能“抵萬金”。

從我父母親的來信，可以看到他們創業的艱難；從我姨母來信中，可以看到海外華僑華人的真實生活狀況。我幾次往返于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和印尼時，也深有體會：多數華僑都有艱難的創業史，而他們現在仍然保持着特有的勤勞儉樸。

四

在父母的所有來信中，我最難忘的是1966年12月26日母親來信和1967年1月22日父親來信。當時，我受極左思潮的影響，寫信給父母，提出要改回原來的姓名。母親在信中直接指責我“忘恩負義”，要我“懸崖勒馬”。父親的信是在我寫信向他解釋原委、求他原諒後，專門寫來安慰我的。他不但理解我，還允許我自己決定。

看到養父如此大度、通情達理，想到他十幾年來對我的信任和栽培甚至勝過對待他的親生兒子，我決定不但不改名字，而且子子孫孫都做父親的後裔。

經歷這次改名風波，我與父親更親密無間。1978年他回國探親前，祇告知了我一人，回國後在老家祇呆了幾天，就讓我帶他去北京看病，其實主要是想瞭解我在北京的生活狀況。最後我從北京送他去深圳，他由深圳取道香港，飛回馬來西亞。

五

我參加工作以後，父母親幾乎沒有再寄錢給我，因為我已能自食其力。大約是1975年，突然收到雙親寄來一筆大額僑匯（人民幣1500元），我很驚訝，就寫信問母親。得知父親為安排後事，賣掉一塊橡膠園，用於購買墓地，修建合葬墓，剩下的錢寄給我的兩位兄長（每人5000元）和我，其餘留下做自己和母親的養老金。

收到這筆錢，我心裏很不是滋味：做兒子的，不能為二老養老送終，卻讓二老賣掉家產來資助我們。所以我一直捨不得花這筆錢，直到養父去世後我才把它轉寄給我親二哥，委托他將生父的墓修葺一新、立上墓碑，供後世子孫瞻仰，以此告慰生父在天之靈。

我珍藏養父和母親的僑批，是為了永遠銘記和感念他

們的養育之恩。可惜父母在世時，中、馬兩國尚未建交，我無法前去探望，更無法伺候床前，甚至無法見到他們的最後一面。1992年，我妻子受邀赴吉隆坡參加國際會議，我委托她去為父母掃墓。後來中馬兩國建交，2005年，我終於來到雙親墓前，祭奠他們的在天之靈，並將我編繪的養父一支的族譜交給繼承父親家業的侄兒保管，讓他和子孫們記住在中國的根。2013年，我又帶領老伴及次子全家去馬來西亞祭拜父母，讓子孫們記得安息在此的先祖。

願父母永遠安息在他們辛勤耕耘的第二故鄉。（鄭金純）

點點滴滴見親情

閩粵僑批是世界記憶遺產。一封封僑批不僅是華僑思鄉念親的家書，蘊含着他們對祖國、故裏和骨肉親人的一片深情；也記錄了華僑下南洋的艱苦奮鬥史，浸透着僑胞的血淚和汗水。

今年80歲的永春人鄭金純珍藏54封僑批，時間跨度從1956年至1973年，講述了他養父、生母、姨母如何從馬來西亞柔佛州麻坡通過僑批渠道寄回家書及僑匯5400多元港幣，供養他從初中、高中直至上清華大學畢業的真實細節，點點滴滴見親情。這一感人事例，讓我們感受華僑在異國他鄉頑強拼搏的精神和熱愛故鄉的情懷，感人至深。

鄭金純從一個華僑子弟成長為汽車製造專家。他1960年考上清華大學農機學院（後改名汽車工程系），畢業後相繼在上海、北京供職于汽車農機企業，退休前擔任北汽集團技術處長，從事汽車設計和引進技術國產化工作。他與永春六中同學、廈門大學校友陳亞妍組成幸福的家庭，長子畢業于復旦大學，後來留學于美國休斯頓大學；次子為清華大學碩士畢業生。（陳鴻鵬）



▲鄭金純、陳亞妍全家福

毫盡之年整理舊物，看到珍藏箱底的一沓信，那是幾十年前父母從馬來西亞寄給我的。

在我們僑鄉，習慣將來自海外親人的匯款書信，稱為“僑批”。我收藏的這54封僑批，按日期先後，首封是姨母寄給我的，末封是堂兄黃詩貞代母親轉僑匯時寄給我的，還有一封是父親寄給回國探親的母親的，其餘51封都是父母親寄給我的。

我之所以珍藏這些僑批，是因為它記載着父母艱難的創業史和他們對我的愛。我必須永遠感念，也讓後代子孫銘記。

我出生於一個極度貧困的家庭。父母親在馬來西亞柔佛州結婚，1932年生了大兒子；1934年全家隨我爺爺回到福建省永春縣湖洋老家定居。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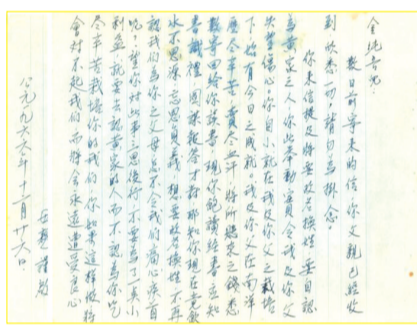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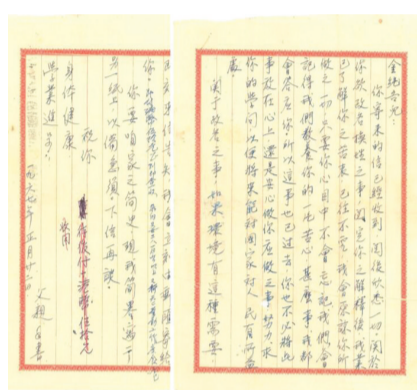
這裏他們又先後生下3個兒子、4個女兒。由于子女多，父親又沾染賭博惡習，一家生活難以為繼，不得不先後將我的2個哥哥和3個妹妹過繼給他人撫養。家裏祇留下了二弟黃詩建、我和大妹黃李3個孩子。1951年，厄運降臨，父親因病去世，年僅40歲。祖籍廣東汕頭的母親程香牢記着父親臨終的囑托：無論怎麼困難，也要把我培養成才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母親帶着我，于1952年改嫁給鄭南，也就是我的養父，他給我取了現在的名字。從此，我在養父和母親的撫養下長大，從小學一直到讀到大學畢業。許是困難的家庭磨練了我的意志，我的學習一直很優秀，最後考入清華大學，為養父和母親爭了光。

二

養父最先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僑居馬來西亞柔佛州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，養父就變賣了大部分家產（祇留下一處橡膠園，由朋友代理經營），返回永春老家定居。此時他的結發妻子已去世，他們有倆兒子（即我的長兄俊泉和二兄金海）。1954年，養父收到朋友來信，說馬來西亞將實行“國有化”，規定如業主不在當地生活超過一定年限，其橡膠園等不動產將收歸國有。為了保住那塊橡膠園，養父匆忙返回馬來西亞。祇是當他回去時，橡膠園已被收歸國有。他不得不又開始了第二次的創業。

1956年初，養父接我母親回馬來西亞團聚，從此他們相依為命，省吃儉用，一點一滴積累資金，奮鬥了將近20年，才重新買下橡膠園和房產。在他們艱苦創業時，還要不斷擠出血汗錢來供我讀書，實屬不易。



三

對我而言，僑匯是經濟支持，僑批是精神支撐。依靠父母的僑批僑匯，我從1956年（初中二年級）起，便在學校寄宿，過着獨立的校園生活，直到大學畢業。父母親寄給我的第一筆僑匯，應該是在1956年夏天。當時他們擔心我年幼，不會管錢，便把僑匯寄給校長代收、代管，卻沒說清楚（校長誤以為是給學校的捐款），這筆錢幾經周折，近兩個月後才到我手裏。此後，他們就直接寄錢給我了。

當時，閩粵一帶僑鄉流行着“南洋錢，唐山福”和“家書抵萬金”這兩個俗語。“南洋錢”，是指東南亞一帶的華僑寄來的僑匯；“唐山福”則指國內的華僑家（親）屬享福。海外僑胞習慣稱自己的祖國為“唐山”，可見大唐盛世在海外有極廣泛的影響。

對我而言，“家書抵萬金”更有意



▲1973年，鄭金純的養父、生母及其家人攝于麻坡。

楓葉染紅的深秋時節，我和幾位文友懷揣着對紅軍長徵出發地的崇敬之情，走進了位于寧化縣西部的淮土鎮鳳山蘇區村。展現眼前的是稻穀飄香、煙葉金黃、蓮子飽滿的一幅豐收圖景。

鳳山村的王支書早就在村口等候我們。一下車，他就熱情地為我們當向导，帶我們來到“紅軍街”舊址。他邊走邊介紹說：“這是鳳山村千米長古街，是原來的鳳山街。也就是當年中央主力紅軍長徵集中出發地遺址。”舉目望去，這條長約千米、寬約4米的古街，街面鋪着鵝卵石，沿街兩旁建有土、磚木結構的民宅。有幾座古舊的土坯房特別顯眼。走進古街就好似走進了炮火連天的革命戰爭年代。此刻我心生疑竇：當年紅軍為何要選在鳳山（今劃為鳳山村和赤嶺村）集結出發，而不在其他地方呢？王支書的一席話讓我豁然開朗。他說：“鳳山村與江西石城縣接壤，當年地處中央蘇區腹地，山巒起伏，森林茂密，往西南70公裏便是中央蘇區首府瑞金，地勢非常有利于大部隊隱蔽集結行動。”我凝望長長的古街，眼前仿佛騰起縷縷硝煙，從硝煙中走來一隊隊雄赳赳、氣昂昂的紅軍戰士；耳際仿佛傳來響亮的軍號聲。我的思緒飛向了那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。

1934年，由于第五次反“圍剿”的失利，中央蘇區日益縮小。10月6日，參加石城阻擊戰的紅3軍團第4師、紅1軍團第15師（即少共國際師）主力部隊奉命陸續撤退至石城南部和寧化的鳳凰山一帶。紅4師師部設在鳳凰山街鬆竹居。鳳凰山老街及周圍山坡、赤嶺、梨樹、大王等村莊許多民房和祠堂廟宇都住滿了紅軍，部分戰士搭棚

走進紅色鳳山

宿舍。9日至12日，紅15師及紅4、5兩師及駐寧化各部的1.4萬名紅軍，約占中央紅軍總兵力的16%，全部集結于鳳山村。據古街老人回憶說：10月12日上午，秋高氣爽，正逢鳳山村圩日，街道兩旁高掛着紅燈籠。古街上熙熙攘攘，擠滿了附近村落趕集的村民。此刻，浩浩蕩蕩的紅軍隊伍在紅旗的指引下正穿過古街。祇見頭戴八角帽，身着灰軍裝，腳穿布草鞋，肩扛長鋼槍的紅軍個個威武雄壯，邁着堅定整齊的步子向江西干都行進，踏上了前途艱險的萬裏長徵。

遐思中我們來到了“五通廟”。據說這是王氏族人舉行祭旗活動的廟宇。抬頭可見，它是一座古樹環繞、紅磚青瓦、古雅大氣的廟宇。王支書說：“1931年10月，紅4軍第10師29團的一個連在鳳凰山村駐扎時，連部就設在這廟裏。”入廟環顧，斑駁的牆上依稀可見當年留下的紅軍標語遺迹。撫摸古舊的廟牆，眸眸中仿佛浮現出當年發生在淮土的“三峰寨戰鬥”感人場景。駐扎此廟的紅軍戰士毅然參加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戰鬥，他們緊密配合張瑞標率領的警衛連，殺得敵人血肉橫飛、丟盔棄甲，狼狽逃竄。他們乘勝追擊，直搗城關敵巢，共計斃敵100多人，俘虜200餘人，繳獲步槍等武器100多支。重創敵馬鴻興團，徹底摧毀了禾口張立瑜保衛團，取得了戰鬥勝利。我想，這已不是普通的廟宇，而是承載着

一段不平凡的紅色歷史的革命舊址，難怪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

王支書說：“我們小小鳳山村，省級文保單位還有兩處，一處是紅軍井，一處是紅軍看病所。”他邊說邊帶我們前往參觀。走了一會就來到位于鳳山街附近的“紅軍井”。展現眼前的是一口破舊不堪的大圓井，井面用河卵石鋪砌而成，平坦寬闊，井旁的屋牆上掛着一塊“紅軍井”的牌子。我們走近水井，探頭望進，一汪清幽幽深的井水照得人影。我腦海中閃出疑問：這口圓井為何稱為“紅軍井”呢？圍繞此話題，我們走訪了附近的老村民。老人說：“這要追溯到1931年，那年10月9日，紅4軍第10師29團團長彭雄、政治委員唐由率部從江西經隘門、大王、鳳凰山進入寧化，其中一個連駐扎鳳凰山村。當年鳳凰山村唯一的飲用水井‘蛇嶺井’是一口深不足1米的小方井，由河卵石堆砌而成，井面坑窪不平，來挑井水的村民一不小心便會人摔水倒，極為不便。紅軍進駐後了解到此水問題，為解決汲水困難，連指戰員帶領紅軍戰士扛鐵鍬、挖泥土、挑泥沙、壘石塊，苦戰幾天後才把舊井挖深擴大了好幾倍，成了一口又大又深又圓的新井。同時，把井面整改鋪平了許多，再也不致挑水摔跤了。從此，軍民共飲此井水。村民為銘記紅軍功德就稱此井為‘紅軍井’。”

（連允東）